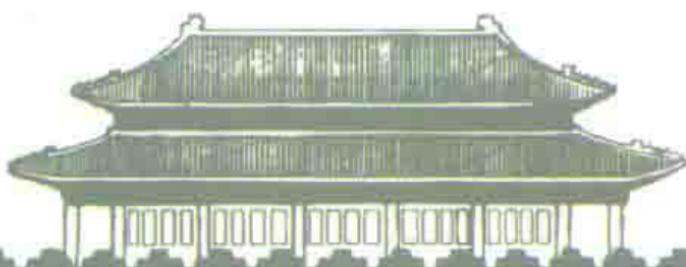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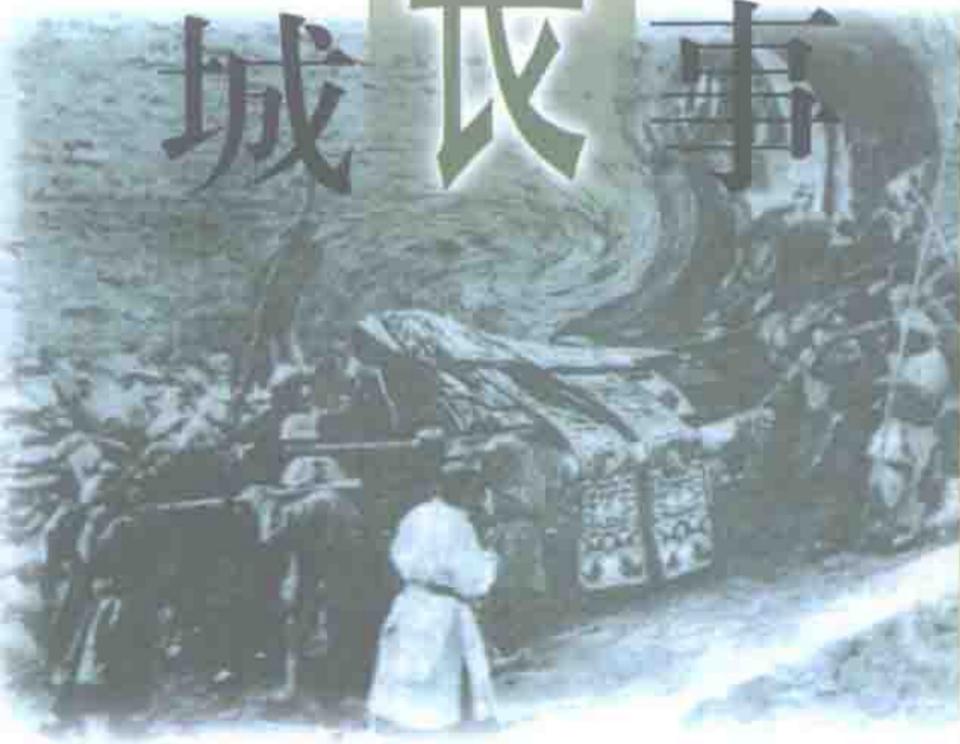


话说北京城丛书

●树军 编

京城夜事



话说北京城丛书

京城丧事

树军 编

九洲图书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城丧事/树军编. —北京: 九洲图书出版社,
1997. 4

(话说北京城)

ISBN 7-80114-179-2

I. 京… II. 树… III. 葬俗 - 北京
IV. K892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3990 号

京城丧事

出版: 九洲图书出版社 (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6 号, 北京市
委党校 2 号楼 邮编: 100044 电话: 68366742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三河残联印刷厂

开本: 787×960 毫米 1/32

字数: 80 千字

印张: 5. 125

版次: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 册

书号: ISBN 7-80114-179-2/K·11

定价: 6. 00 元

序 言

李西岳

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套《话说北京城》丛书，共8册，各册书名为《京城幸事》、《京城憾事》、《京城谜事》、《京城秘事》、《京城怪事》、《京城耻事》、《京城婚事》、《京城丧事》。信手翻来，颇感兴趣，索性细细品读，竟夜不成寐，获益颇丰之余，禁不住要为之作序。

这套丛书，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，时间与空间相交叉的手法，将北京悠久的历史，光辉灿烂的文化，情趣纷呈的人文景观，无奇不有的民间传说，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，各具特色的社会习俗，丰富多采的风情画卷，历尽沧桑的古都风貌，发展变革的京城新容，熔为一炉，琳琅满目地展现在你面前，让你回顾京城的昨天，认识京城的今天，展望京城的明天。该书内容丰富，资料翔实，文笔流畅，既有较大的信息量，又有真实准确的纪实性和引人入胜的可读性，更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和较强的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。

该书的编著者，青年作家树军，多年来致力于纪实文学创作，创作出版了许多颇受读者喜爱的纪实

文学作品。为编写《话说北京城》丛书，他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图书馆，收集整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终于使这套京城系列丛书脱稿，实现了他“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北京的历史和文化，更加热爱北京的今天，为弘扬民族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”的诺言。

我想当读者捧读《话说北京城》系列丛书的时候，一定会手不释卷，获益非浅，那将是编著者所欣慰的。

是为序。

1996年12月3日

目 录

序 言 -----	(1)
无棺椁墓室的契丹葬俗 -----	(1)
“一代风俗始自辽金”。辽统治燕京之后，社会习俗对北京影响颇大。在葬俗上，契丹多采取树葬及火葬。由于契丹是游牧民族，人死后，有归葬草原的习俗。	
丧葬极简的女真族 -----	(4)
女真族的原始丧葬极其简单，人死后大都土葬，且没有棺椁，而葬俗中的“烧饭”，与汉俗是大大有别的。由于受汉族葬俗的影响，女真人的丧事也开始讲究排场。	
神秘的元、明丧仪 -----	(7)
元时京城，蒙古人的天下。蒙古人的丧葬神秘而隆重，“萨满”巫师必须祈祷灵魂安宁。明时丧葬以土葬为主，兼行火葬，且丧事喜办也开始萌生。	
明万历皇帝陵寝及葬仪 -----	(11)

万历皇帝陵寝，建造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，堪称建筑史上的杰作。万历皇帝的葬仪声势浩大，葬于皇帝身边的皇后，还有一段秘闻。

利玛窦丧葬北京 (20)

利玛窦，意大利人，1610年死于北京。

按中国惯例，外国人死后要移葬澳门，然而皇帝却破例，亲赐葬地安葬利玛窦。

清朝皇帝的丧葬 (23)

清帝死后当天就得小殓，三天内文武官员每天两次举行哀行礼，百日内不许嫁娶和作乐，也不许剃发。其丧葬的场面极为浩大。

顺治帝的火化 (26)

顺治皇帝死在养心殿，梓宫放在寿皇殿。

顺治贞妃自愿殉葬而死，其丧葬场面上分哀痛。灵柩停放百日后，在寿皇殿前焚尸火化。

慈禧太后的棺柩 (30)

慈禧归政之时，便开始选“万年吉地”，修造豪华陵园。干尽丧权辱国之事，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的慈禧，死后还将奇珍异宝葬于棺椁之中，其所葬珍品鲜为世人所知。

大太监李莲英的丧葬 (33)

大太监李莲英因受到慈禧的恩宠，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，死后获得的厚葬殊荣，“饰终之典，等于元勋”，在太监中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
哄闹三天的隆裕丧葬 (36)

隆裕皇太后因患痰症医治无效归西。紫禁城内，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，清朝的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出现，哄闹三天的丧葬，实为一场无聊的闹剧。

末代皇帝魂归西陵 (40)

1967年10月17日，末代皇帝溥仪在北京辞世。爱新觉罗家族的主要成员经过商议，把溥仪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。28年后，溥仪的骨灰归葬清西陵。

王府的殡礼葬仪 (46)

王府的殡礼葬仪与一般人家有所不同，葬仪不搭客棚，不吹鼓乐，不发讣文。其中的传灯焰口灯光荧荧，布人颤颤，更是与众不同。

京城丧仪中的棺木和入殓 (54)

棺木，通称寿木，是人一生喜怒哀乐、奔忙竟进的总归宿，所以世人非常重视此物。亡人入殓不能空手，要手拿元宝，口

含穿红线的珠子；棺材钉木楔时，长子要大喊：“亲人躲钉！”

京城丧仪中的装裹和戴孝 (59)

清代满蒙汉杂居，大都崇尚厚葬，以完成人生的最后礼仪。送丧前，丧家要给久病之人换“太平床”，穿寿衣；病人死后，丧家要给至亲好友“报丧”，家人要穿孝服，其戴孝的讲究颇多。

京城丧仪中的“接三”、“送三” (65)

人死三天，谓之初祭，习俗以为亡人三朝必在望乡台上瞻望家中，所以三朝要祭祀亡人。“接三”、“送三”是一个仪式的两个方面，是丧礼中的大典，因此，仪式场面相当隆重。

京城丧仪中的“坐夜” (70)

“坐夜”是伴宿的俗名。表明次日要出殡，只此一夜的厮守，便要终古不能相见，因此丧家要有人把守一夜。但“坐夜”只表示酬酢之心，却没有哀切之意。

京城丧仪中的出殡 (75)

出殡是整个丧事中的大轴戏，丧事办得体面不体面，全看出殡。出殡时，杠头们要剃头、洗澡、换贺衣，丧家要捧“吉祥盆”，要有专人撒纸钱，起杠后，杠头照例要高喊“加钱儿”。

京城丧葬出殡行列 (82)

丧家出殡行列场面盛大，行列顺序多而复杂，且满汉有别，贫富有别。其中细节已鲜为现在的京城人所知。

灵柩安葬后的丧仪 (90)

孝男孝女安葬归来，不能直接入家门，需要在家门口磨刀。之后，要圆坟、烧伞、烧船桥、过周年，直至3年守孝期满才可换穿平日服装。

京郊农村葬俗 (95)

京郊农村的葬俗，大略有报丧头、入殓、搭灵棚等程序。与城中不同的是，家中死人后，要到五道庙报告，在五道庙举行“接三”仪式。

公祭——民国京城殡葬新形式 (99)

民国年间葬礼虽因袭旧制，但西式乐队已粉墨登场。普通民众的送葬习俗开始大大简化，特别是公祭的出现，呈现了民国京城殡葬的新形式。

出殡窃国大盗袁世凯 (104)

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忧焚中自毙。其丧事相当隆重，一切按照清朝皇帝办丧事的规定。出殡的场面更是盛大，甚至京汉路客车停驶，专为袁家发了三列专车

.....

公祭孙中山先生----- (115)

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北京，公祭在中山公园内举行。本人遗愿死后安葬南京紫金山，但因建陵未完，灵柩暂厝于西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中。

孙中山灵柩奉移南下----- (120)

中山陵落成，孙中山先生灵柩奉移南京。孙中山易棺后，换下来的衣帽装殓原棺内，建立衣冠冢。精心安排的盛大的灵柩奉移场面隆重而庄严。

白色恐怖下的送殡----- (126)

李大钊壮烈牺牲，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将烈士安葬万安公墓，并组织游行，揭露反动派罪行。于是，北京城出现了白色恐怖下为烈士送葬的场面。

京城倡议实行火葬----- (130)

1956年4月27日，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，倡议实行火葬的折子送到毛泽东主席手中，毛泽东潇洒地签了名。第一个接受火化的国家领导人是林伯渠。

白石老人的安葬----- (135)

享誉中外的人民艺术家齐白石老人去世后，北京举行了公祭。随白石老人遗体入殓的有两方刻着本人姓名籍贯的石印，和一个使用了近30年的红漆拐杖。

龙年京城国丧----- (138)

1976年，龙年。这一年，巨星陨落，神州
无处不洒泪。1月的哀思，7月的悲痛，9
月的泪水，汇成了龙年不堪其重、不堪其
悲的主旋律……

后记----- (148)

无棺椁墓室的契丹葬俗

“一代风俗始自辽金”。辽统治燕京之后，社会习俗对北京影响颇大。在葬俗上，契丹多采取树葬及火葬。由于契丹是游牧民族，人死后，有归葬草原内地的习俗。

公元 10 世纪至 12 世纪，散居在辽河西岸、长白山下的契丹族各部落，聚集在威振四方的军事首长耶律阿保机及其后裔的大旗下，东掠西征，北伐南侵，金戈铁马直逼淮水之滨，使宋王朝的八代君主常常坐不稳金銮殿。契丹人在我国古代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各个舞台上活跃了 200 余年，便迅速失去了踪迹，完全融合在中华民族这伟大的躯体之中了。

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，其社会习俗多沿袭本民族的旧制，统治燕京后，习俗有所改变，就葬俗而言，也开始与汉族有所结合。

契丹人早期丧葬无棺椁墓室，而多采用树葬及火葬。《隋书》载：

“（契丹）父母死而悲哭者，以为不壮，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，经三年之后，乃收其骨而焚之。因醉而祝曰：‘冬月时，向阳食。若我射猎时，使我多得猪

鹿。'其无礼顽嚣，于诸夷最甚。"

契丹建国之后，接受汉文化，帝王死后亦有棺椁陵墓，所以自辽太祖阿保机起，便有陵寝，祖陵规模的宏伟已证明了这种转变。此后贵族们纷纷效仿。但从目前发现的辽墓看，契丹人的葬俗仍很不一致。有的有棺，有的仅有尸床，也有的行火葬。尤其是下层人民无棺或火葬者居多。

契丹人死后，一般归葬草原内地。所以，至今北京地区所发现的辽墓，都是汉人墓葬。当时幽燕地区实行的自然是汉人的传统葬俗，但墓葬形式也吸收了不少契丹习俗。尤其火葬较中原内地为多。

从墓室看，有单室墓和多室墓。北京南郊养鸭厂出土的赵德钧墓，是多室墓中最典型的一座。其墓全部用沟纹砖砌成，用以砌造斗拱和门楣的还有特制的雕砖。整个墓分前、中、后三进，每进主室两侧都各有一个耳室。墓室平面皆为圆型，上部为覆盖式，这是北京地区辽墓的共同特点。整个墓共九室，九室各有分工，反映出墓主人在世时的各种生活场面。前中室似厅堂，右前室有灶，灶上置铁锅、石锅、玉碗、铜勺等，看来是间厨房。中室尸骨所在，其中一人为火葬。左后室发现大量铜钱，还有木箱，似为钱库。右后室发现大量绿色有机物，可能是腐烂的粮食，若是，这里则是仓库。各室多有壁画，大多已残毁，个别部分保存完好。这样复杂的形式，巨大的规模，充分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高贵地位和奢侈

的生活。

北京在 1954—1957 年间，曾清理过九座单室墓，多为圣宗以前墓葬，其砌造方式大体与宋制相同，只是墓中出土有典型的契丹器皿鸡冠壶等。

北京辽墓中比较特殊的发现是马直温墓。此墓位于大兴县西红门东。墓中出土了两具大型活动关节木偶人，系墓主人的真容雕像。男像以柏木雕成，高约 1.4 米，全身由 17 个部件组成，以合槽、暗榫、转轴套接、明插榫、单榫等形式相连接。胸腹用一段圆木凿为盒状，背部木板可以掀起，是装骨灰之处。两臂可向前摆动，下臂转动灵活。大腿及足亦可活动。这种真容像的葬法仅在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中发现过，可能是燕云地区特殊的葬俗。两个木像当初可能均着巾帻和衣物。契丹多火葬，棺葬者常使用铜面具和铜丝网络，其外再着衣物。马直温夫妇皆为火葬，便以真容像代骨灰盒，其外着衣饰。从中亦可以看出契丹与汉族葬俗是如何结合的。

丧葬极简的女真族

女真族的原始丧葬极其简单，人死后大都土葬，且没有棺椁。而葬俗中的“烧饭”，与汉俗是大大有别的。由于受汉族葬俗的影响，女真人的丧事也开始讲究排场。

女真族是中国历史上东北部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。他们自五世昭祖石鲁开始，以法制、国俗统一了女真部族。

随着他们内部的统一和强大，便开始定国号，“大金”国号确定之后，他们便对辽朝宣战，灭辽后，迁都燕京，开始与汉族进入了相互影响时期。其丧俗就受到燕京地区葬俗较大的影响。

女真族原始丧葬极简，“死者埋之而无棺椁。贵者生焚所宠奴婢、所乘鞍马以殉之。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，谓之‘烧饭’”。这与汉俗有别，但有殉葬制。女真奴隶主将奴隶活活烧死焚尸入殉，也与汉族殉葬有所差别。

中都地区在辽代就盛行火葬习俗。火葬的来源，一是契丹族人在其父母死后“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，经三年之后，乃收其骨而焚之”。二是佛教。到

金代，火葬的习俗在中都地区广泛流行。1949年以后，北京地区发掘的一些金代墓葬，死者多为火化，如1975年8月在通县发现的石宗壁夫妇合葬墓，1980年在丰台区发现的四座乌古论家族墓葬等，都是火葬。但金王朝的上层贵族死后也用土葬，如1974年北京市房山区长沟峪发现的一组金代石椁墓葬，椁内有金漆木棺，棺内有人骨。房山长沟峪正是金朝皇陵区域的“鹿门谷”诸王兆域，所埋葬的都是亲王、郡王等亲贵，如海陵王被废为郡王后即葬在此，后被贬为庶人，才迁出鹿门谷。

中都地区金代贵族墓多为石椁墓，如前述通县发现的石宗壁及其家属的两墓，就是外用石板制成的石椁，内放骨灰盒。长沟峪墓是外用石椁，内有木棺。木棺制作考究，用红柏木板制成，长方盒形，外涂红漆并用银钉嵌錾花银片。棺前图案为四角云纹，中嵌火焰宝珠；棺两侧的图案是四角云纹，中嵌一条飞舞的云龙，形象生动。丰台区乌古论墓的石椁是由四块完整的青石板组成，底、盖均为三块青条石，内有棺床，床上放木棺，内有骨灰。乌古论家族墓地的另一座墓的石椁，则四壁、底、盖都是用一块石板构成，内也有石板棺床，床上有零散骨灰，可能是木棺已朽。

金中都后期，城市经济有了较高的发展，城市生活侈靡，反映到丧葬上是讲究排场和糜费。据元初人的记述，中都城居民办丧事时，“无问贵贱，多破钱